



大學衍義

二十

御次

□ 12
3615
20



門口 12
號 3615
卷 20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三

宋 學士

明 史官

真德秀

陳仁錫

彙輯

評閱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
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
命乃且縣此兩人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三

外家謙謹之福

分類 3-1
卷號 10(20)
通番

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故與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臣按寶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為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為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為

後世法哉

史丹以父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主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殿。下。天子自臨軒楹上，置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

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當時知音者。康衡元帝相也。於是上
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
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太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
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
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誚丹。丹免冠
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
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過在臣。當
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
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
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

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立膠東王為太子。丹以親密。臣
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
上。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
十餘年。各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
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
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
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
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
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
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

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丹為人足知。音音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儻蕩謂疎放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

傳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愛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

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曾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百萬之眾。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哀帝以定陶王子入繼為成帝後。而傅太后者定陶王之母也。故事稱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傳太后欲稱之。非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喜就國。後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

傳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讐，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傳喜之所立尤難。蓋喜

於傅太后為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傳之家，皆雁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樊宏，世祖之舅。世祖光武也。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

勅駟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
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
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
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
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
七年卒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
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
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
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四謚爲恭
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
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餽粥建武中禁
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
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
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
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
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特進宏也女可以配王男可以
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
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
謀反誅顯宗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

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紀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待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甲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

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為后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元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躬親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

其威重與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否與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喻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狃見幸顯宗卽從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典領禁兵從乎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與皆周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鮑陽封興子慶爲鮑陽侯慶弟博爲強隱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

慶讓擢爲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

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為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吳淑章敬皇后弟也

章敬肅宗后

德宗時為金吾大將

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懼莫敢行淑獨請行上說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陽受命館淑客省尋殺之

臣按吳淑可謂知君臣之義矣自昔外戚未聞

以死徇其國者而淑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

后憲宗正妃

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

義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

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

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劍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臣按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豫朝權非國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三
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以上論外家謙謹之福

教戚屬

外家驕恣之禍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

自名曰鷲。字大孫。元帝初元元年立太子鷲為皇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領尚書事。令之宰相職也。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成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

禮家之牙
吉鳳之此
其時矣

嘗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雖寢盛而權未專也。故諸

身無功而侯楊興猶能言之。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

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掩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為光祿大夫。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浸專。故已有陰自附託如谷永者。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

同日封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之而終不能剪其權者不可奪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

猶可為也。至于堅冰則不可為矣。建始之初王氏六人無功而封夫為見異於是時也。王氏之權未專猶可奪也。至是則雖欲奪之有不能矣。然則人君其可輕以權假人哉。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

戒王屬是
外杜欽非
其人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
曰室矣。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杜
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
穰侯之威魏冉放武安之欲田蚡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
說鳳不聽

臣按范雎之說秦昭王曰臣之人關也人知有
穰侯而不知有王漢至是人知有王氏不知有
天子矣故杜欽以此戒之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

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主留之京師不
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
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其王
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
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
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
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其王辭去
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外皆鳳專權
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

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

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誠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忠

欽言之而
无咎章言
之而殺身
顧其大何
如且

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
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
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
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旨甚哀。太后聞
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
鳳。疆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
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
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
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
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

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臣按成帝本導章使言。既不忍退鳳。乃使尚書
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又何其不忍於弄權
之臣。而忍於為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為誰
計。而略無愛惜之心邪。

二年夏四月。以待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
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
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
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
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

得_レ以_レ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
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
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
未有不爲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
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
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
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
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
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小人有朋
黨君子何
有哉

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曰霍而弗肯稱內有管
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
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
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
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
南者其梓柱生扶疏上出屋根甬地中雖立石起柳
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
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

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
 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
 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宜發明詔吐
 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
 令流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此
 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
 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
 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
 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
 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不能

用其言

臣按劉向斥言王氏專權之咎可謂切至矣至
 今讀者猶為流涕況當日乎而成帝徒歎息悲
 傷而不用其言是樂以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
 惜也異哉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
 軍病如有不可言乎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
 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
 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
 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

死猶聽其
 言或市哀
 傷劉向之
 意與伴議

士章之跡
盡虛文耳

譚佑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
鳳薨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
進領城門兵

臣按劉向之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者
既幸而自斃矣收還威柄考論輔相罷大司馬
大將軍領尚書之職而歸之廟朝此一機也乃
復用其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而
可收而使漢業終移於王氏而後已也吁

鴻嘉元年封王音為安陽侯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
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人

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舡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帝微行出過曲陽侯
根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以讓車
騎將軍音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
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
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
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
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
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三
事車騎將軍音藉稟請罪。尚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臣按成帝既知外家奢侈之過度。縱未卽誅。亦當奪其職任。各遣就國。乃所以警飭而全安之也。曾是不能而威怒徒發。祇足以取其侮玩而已。果何益哉。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臣馬。色佚遊。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

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待中舍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相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春正月安陽侯王音薨。三月以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

臣按鳳死而音繼之。音死而商繼之。是漢家將相之任。爲王氏世襲之私矣。

二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

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燄。燄勢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邪。吁可歎哉。元延元年十二月王商爲大將軍。薨。薦弟光祿勳。曲陽侯根。以根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誠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

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

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
因輯之以旌直臣

臣按張禹為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
不忠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
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
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屋宇
又乃攝提太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十月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以莽為大司

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
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
巨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
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
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即位七月莽罷就第哀
帝建平二年莽就國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
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
避下傳眾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

于人爲國
謀則可爲
已其則不

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
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
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
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
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
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卽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
之。選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
長者以繼哀帝之後。財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
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顯秉國

柄。百官總已。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
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
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而卽真矣。及是劉
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
是中絕。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
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
天怨人畔。義兵四起。僂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
翦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
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莽事已見
篡臣篇。復略著于此云。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三年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趣勢之徒。誠

可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執未大盛也。

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不可以不察也。

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諍。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由異。趙高指鹿爲馬。

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在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無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大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

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臣按成帝知五侯之罪而不能討而王氏益肆孝章知憲之罪而不能討而竇氏益橫故容姦長惡者人主之大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待中竇憲權執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

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顯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臣按鄭弘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竇憲以待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

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求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武帝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致之田蚡之驕橫蓋僅而獲免蚡者二后而丁氏

之禍亦見於身後王莽時掘其獲全而無患者

平恩許后父邛成王后父封一家而已然則居

威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使在

又開邊隙
罪愈大元

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

誅因求擊匈奴以自贖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復宋由懼不敢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任安袁隗固爭前後十上曰羣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公卿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

而不知適以重其罪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嵯落山。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

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訕訕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

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壞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黜之以相諸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

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尙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瑰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累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瑰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邊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上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

士之榮皇太后。未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執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為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

單于事。皆榮所共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齧。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救妻子。若卒遇飛禍。毋得殞歛。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臣按竇氏手握大權。又布悍士刺客於都城。以脅異己者。其志果何為也。臣故曰。其包藏未可知也。

夏四月。竇憲還至京師。

臣按憲既破匈奴。奏凱言歸。則其虓敵愈熾。不

可復制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其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其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眾。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恐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

欲得之何為

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

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二省之議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壞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壞獨得全寶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

臣按養寶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橫者寶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僂而閹寺

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為此章帝與寶后之罪也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為皇后后父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

夏六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蔽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總權柄木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閹氏位號太病故其受禍會

不旋時。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未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暮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已。左雄既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異時無弒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為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

六年。梁商薨。以河南尹冀為大將軍。冀弟不疑為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授大柄。授之後。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益甚焉。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

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黃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位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太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退。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

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以書喻嬰。面縛歸降。

臣按是時后寵方盛而姻族滿朝其執駸駸有不可制者。故帝雖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也。傳曰禁微者易抑末者難。臣以是惜李固之言不行於陽嘉之際也。後之人主宜深戒之。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

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
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
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
乎志異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
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豈量
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洒徒戲客皆宜貶斥
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
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
死者再二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楫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
國全家爲心謔訕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
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
操楫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忿其忠言欲寘
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
人可與言哉

冲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
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
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
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三
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
中冀持節以青蓋車迎續入南宮封爲建平侯其日
卽皇帝位年八歲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
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閻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
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
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
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
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
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遠尋先世廢立

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
議令上應天心中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
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
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
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官由此疾
之初平原王冀旣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
之順帝許之冀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
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旣異憤憤不得
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

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
 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
 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
 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
 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
 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
 參錄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卽皇帝位年
 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冲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
 慧而弑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

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願專心公朝
 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
 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
 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暠樂巴
 等冀不能用

臣按朱穆之言美矣然謹選師傅開導人主者
 忠臣愛君者之所爲也冀之心方利人主之愚
 且闇然後已得以自專其肯進忠賢以輔君德
 哉宜其不能用也

桓帝建和元年。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臣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書奏不省。臣按桓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為不當。賞何哉。蓋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

何不自免
而為災異
免

而人臣竊之以為己功。人君舉其功。歸之臣下。是皆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深得此
死三公心
事大白

宦者唐衡左悺等。其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社。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臣按是時公卿大臣能與冀為同異者。李固杜

大自
孫壽
孫壽

喬而已二人既以非罪而死則餘皆媮合苟容
莫敢有正言其罪者矣宜梁氏之益橫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
太后梁氏崩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
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
憚之冀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
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
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其乘輦車
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
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閉者累千金又多所

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直檄十里移
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
刑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
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各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十餘
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
獄掠考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冀又遣客
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執橫暴
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
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其與而馳同
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其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

大自
孫壽
孫壽
外家請恣之禍
三

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梁氏之罪。至是已滔天矣。朱穆猶惓惓欲止其末流。忠賢之心固如此也。然不幾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乎。吁。冀有如是之故吏。苟能聽其忠言。幡然改過。縱未得爲善人。或庶幾免於喪元覆族之禍。而迷不自悟。其可謂下愚不終也夫。

元嘉元年。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可比鄧禹。給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絲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然後權臣之醜愈熾。而不

可遇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
莽緣此以居攝而篡劫成梁冀之凶愎是亦一
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導以
居攝篡奪之事也賴黃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
然合鄴侯高密博陸三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
謂過矣冀曾不自揆而猶以為薄是必欲如周
公而後已也吁可謂至愚也哉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
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
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弑君矣而帝不怒也又嘗殺大臣矣
而帝亦不怒也迨陳授之死而後怒者授因黃
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
之死中常侍必有為之言者故帝於是始怒與
然則帝非為陳授而怒直為黃門而怒耳臣嘗
謂桓靈之為君非天下之君黃門之君也此亦
其一端云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
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北兵所
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

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執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浸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患。秋七月，崩。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者

冀漢子

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賤檄謝恩。然徐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死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縣鼻，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蠱，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願神，傳曰：木實繁者地

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入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鴟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冀既嘗犯之矣則

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吳植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獎節誼成下代之風俗雖權彊之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少有畏懼之心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而來者復奮於後漢祚雖微而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者其此之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旣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

侍單超小黃門史左館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惟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其定其議帝齧超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暉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惟

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騎虎賁羽林都侯歛戢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其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縝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館唐衡皆為縣侯

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漢於亡，吁，可歎哉。

晉武帝泰始十年，皇后楊氏殂，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許之。咸寧二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帝初聘后，后叔父珧音姚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歲此

表於宗廟，與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補掾音略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太康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味，有能全其宗矣。蓋亦戒懼脩省以求自免可也。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他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

之

永熙元年。惠帝年號春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

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

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夏四月。武帝崩。太子

即皇帝位。是為惠帝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

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

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官出辭。而駿不下殿

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

子之爪牙。非人臣所得以自衛。駿至是不容誅

矣。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

外表。求過墓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

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也退身避之。明戶

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其崇

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

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其輔朝政。雖非先王之令典。然

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為公邪。駿欲大政一出於己。故舐排汝南王亮。不使居內。其心本欲擅寵也。而不知禍亂之階。乃由此起。吁。可戒哉。

五月。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悉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臣按傳咸之言。可謂忠於駿者也。而駿不從。是

自甘禍敗也

楊駿以賈后險狠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臣按。惟至公能服天下之心。駿躬秉大政。又以將相之任付之。甥其能服賈后之心乎。是其布置之周密。適足以召禍而已。

駿辟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一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

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

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魏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蓋惠帝

之昏庸既不足以嗣大業而楊駿之愚復又不

足以任大政以愚臣而輔昏主雖欲不亂得乎

此武帝詒謀之罪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遼為皇太子拜太子母謝氏為淑

媛賈后嘗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

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

純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問文有大勲於社稷

謂之弒魏高貴鄉公而成晉之篡也妃其親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

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

已反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

干預政事而為太傅楊駿所抑遂謀誅駿廢太后殺

駿于馬廐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后于永寧宮

廢為庶人董養遊大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

何為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受

遺之非人顯恣而自用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

至於母后亦罹廢辱母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
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
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
大夫石崇陸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
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
前日之賓客亦移之賈郭之門矣。是其可懼而
非可喜者。豈謐之驕豪所能知哉。

太宰汝南王亮太傅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

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
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
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為侍中中
書監裴頠為侍中並管機要。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且
夕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廣城君郭槐也以親厚
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
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臣按賈氏之門唯模為可語模以憂憤而死則
后家無復有賢者矣。

帝爲入憲駭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人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富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臣按是時君德庸闇外戚擅權貨賂上流刑政日紊如此雖欲不亂得乎魯褒之論雖同俚諺然可爲來者戒故錄焉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各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謐侍中宮驕

貴不能假借之。謚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
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謚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危
矣。不從。謚請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
者。爲賈氏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
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
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
近。又詐爲有娠。內葦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
以代太子。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
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十二月太子長子彪
病篤。太子爲之禱祝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

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以帝命賜
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郎潘岳作書草
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
帝。詳見前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
于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臣按賈謚以后戚而讒廢太子。是動搖國家之
本也。其能免乎。

永康元年。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
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倚等謀廢賈后。
復太子。以張華裴頴安常保位。難以行權。右軍將軍

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
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其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
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
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
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事起孫秀言於倫曰
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
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讎豈徒
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
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遣謐等早
除太子以絕民望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

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推
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
之

夏四月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鍾下收賈
后廢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尚書捕賈氏親黨斬
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齋金屑酒賜賈后
死于金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而
外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趣國於亡蓋愍懷
廢而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篡由是諸王舉兵

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由晉氏骨肉相殘。先為戎狄之行。故戎狄得以滅之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其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汗。鐵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裹表脩教。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友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唯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賞。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

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各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為周。立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餘為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為宰相。又求為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為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為。李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

策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
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為婕妤用事於中
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
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
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博戲也而自居南為之點籌三
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執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
誅諸武不聽柬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
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
故豈遠近所望耶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
聽柬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

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
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執已去無復奈何上數
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
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
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商
以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也敬暉等帥
百官上表以為天授革命之際天授武后年號宗室誅竄殆
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
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降
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不受王封
則其策自
沮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
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
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
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
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並罷知政事三思
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
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請歸襄州養疾
是年十一月則天崩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
二年春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

真宰相然
亦少一也

師忌之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處上韋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
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申履
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邪璟曰人言中宮
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
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
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
之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逆謀貶暉崖州彥範瀧州東之親州愔已竇州玄暉白州並司馬員外置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暉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等於瓊瓊諸州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右臺侍御史以往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

貴州殺之極其慘毒殺暉愔已亦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已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七月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

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妤不克為衛兵所殺二年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三年定州人耶炭上言韋后將為逆亂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說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飲進壽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徵諸府兵五萬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武延秀等及諸韋其勸韋后請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官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徒眾中外連結深忌相王也睿宗也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也玄宗也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韋播等數榜捶萬騎楚軍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効於是勒兵入斬韋璿等以

狗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
韋在官中及守諸門并諸韋親黨及素為韋后所親
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
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為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
爵謚斲棺暴尸乎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
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等罪復其官爵
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后反易天常僭穢宸極方其時諸武
疏王爵縮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
思其最焉至末為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

大學
開竊中宗得復儲位未幾五王奮忠入誅二孺
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曌移唐社稷滅宗枝
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
失機顧以中宗為英主留三思韋弗誅使之藉
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
搆忠勳濁亂官掖以成韋庶人弑逆之禍蓋自
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
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是武韋二氏殄僂殆
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千古末為后黨之
戒焉臣是以劄著于篇云

俳諧寄附抄袋

全一冊

凡俗知れぬものも、古歌のまじり、
都て、便に、けりまを、四季句、
十二月、の、名、な、の、手、中、の、
格、式、は、な、の、は、な、の、
実、と、出、て、滅、し、ぬ、

俳諧名所狂句集

全四冊

色、道、其、角、に、た、る、
を、集、め、し、て、
山川、は、浦、名、木、名、石、も、
実、の、名、の、お、お、と、求、む、

相法秘受解

南翁著 行々十水 全九冊

け、か、面、の、相、の、筋、の、
紀、と、同、画、と、加、く、
言、ひ、

木朝竹筥鑑

全二冊

相、傷、割、田、畑、の、
始、輪、盈、胎、方、
秘、約、遍、約、
と、九、の、
う、し、て、

井田首説

肥後齋藤南翁著 全三冊

小児醫療手引草

全三冊

五、府、
わ、の、
ま、ま、
平、
大、
河、

發行

- 江戸日本橋南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 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 同 二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 同 浅草茅町二丁目 和泉屋吉兵衛
- 同 兩國横山町壹丁目 須原屋伊八
- 同 下谷御成道 出雲寺萬治郎
- 尾州名古屋傳馬町五丁目 紙屋徳八
- 菱屋久八
-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 河内屋源七郎板

書肆

